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柳弧

清代史料筆記

中華書局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柳 弧

〔清〕丁柔克撰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柳弧／(清)丁柔克撰；宋平生、顏國維等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2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ISBN 7-101-01866-1

I. 柳… II. ①丁… ②中… III. ①筆記－中國－清後期
②史料－中國－清後期 IV. K252.06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11199 號

責任編輯：凌金蘭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柳 弧

(清)丁柔克撰

宋平生、顏國維等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3¼印張·264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 22.00 元

ISBN 7-101-01866-1/K·864

前言

《柳弧》是一部清人筆記稿本，今存六卷。書中所記大多是發生在作者身邊的真人真事或道聽途說的奇聞軼事，對於瞭解清代末期的社會生活狀況和風土人情，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其中某些篇章，還具有較高的史料性。

作者丁柔克（一八四〇—？），號變甫，江蘇泰州人。其父丁楚玉，字子琳，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進士，官雲南蒙自等縣知縣，咸豐中病逝於任所。丁柔克的岳父賈洪詔，字金門，湖北均州人。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進士，官至雲南巡撫，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卒，年九十三歲。

丁柔克自幼聰穎好學，琴棋書畫，醫卜星相，無不涉獵。賈洪詔稱他「無書不讀」，「壯志有奇氣」。但他早年顛沛流離，抑塞不得志。科場失意後，便捐了個候補道員的銜名。他曾在湖北省城內擔任過負責治安工作的總查官，本書《丁總查》一文，就是他有關這段經歷的自述。文中述及一個因貧困而行竊的人再度被捕時，丁柔克不但沒有嚴厲地處罰他，反而賜給他一千四百文錢，並命地保買了扁擔和籬筐，幫助他以賣菜維生，每月還親自驗視兩次，終於使他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人。他這種對待犯人

的態度和工作方法，在封建社會的官吏中是難能可貴的。正因為他富於同情心，又精明干練，所以頗有政聲。他生平最得意的事，要算是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七月署理湖北漢陽府時，主持賑災工作，使「災民皆得其所」。可惜好景不長，僅僅數十天便告交卸了，時年二十九歲。

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丁柔克得到主持湖北沔陽釐局的差事。「公事之餘，秋燈黃葉，……因取生平見聞，奇奇怪怪，與夫一切一知半解拉雜筆之於書。」（賈洪詔序）據此可知《柳弧》的寫作始於光緒七年。又據丁柔克在《柳弧》中自稱，他還撰有小說《歸鶴瑣言》三十二回和《泰豆地理集》、《倒海探珠集》、《醫學星宿海》、《廉峻齋楹聯》、《玉壺鳳肺》、《青芙館秘書》等書，但均未見有刻本行世，亦未見著錄。

《柳弧》的內容很雜，凡風土人情、奇聞軼事、官場百態、醫卜星相、狐仙鬼怪無所不有，其中不乏具有文獻價值的篇章。

例如《嘉慶酷法》一篇，抄錄了一道嘉慶皇帝的上諭，這位死後被尊謚為仁宗的皇帝，對湖北武生鄧漢珍與妻黃氏毆母辱姑一案的處罰是極其殘酷的，「朕思不孝之罪，別無可加，惟有剥皮揚灰。族長不能教誨子弟，當問絞罪；左右鄰舍知情不報於上，杖八十，充發烏魯木齊；教官不能化善，杖六十充發；府縣不能治民，削職為民，子孫永不許入考；黃氏之母不能教誨其女，臉上刺字，游省四門，充發。仍將鄧漢珍與妻黃氏發回漢川，對生母剥皮揚灰示衆。鄧漢珍之家掘土三尺，永不許居住。」至此，他仍意猶未盡，又命令「湖北總督將此案勒碑石，垂諭各省州縣衛示知，嗣後倘有不孝，照例治罪。」其實，

按大清律例，「凡子孫毆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毆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斬，殺者皆凌遲處死。」而嘉慶皇帝的處罰，遠比刑律規定更為殘酷，還株連了一大批無辜者。充分暴露了封建社會所謂「仁政」和「法制」的虛偽性和暴虐性。難怪連丁柔克也措詞委婉地感嘆道：「讀此煌煌天語，能不毛髮灑淅。」這道上諭《清實錄》未收，大約實錄的編修官們也覺得這實在是有損皇帝的形象了。

中法戰爭時，湖北「距外洋甚遠」，本不必過慮。但「鄂省自聞預備江防，先則購鵝卵石用銀四千餘兩，並造沉石方大櫃數十支。繼則買繩索數千條，效上古結繩而治，為一網打盡之計。後又買大木，用銀四萬餘兩。忽一旦聞和，則石也、繩也、木也，皆歸無用矣。」（詳見《鄂省江防靡費》）此篇雖短小，却對鄂省官員的迂腐可笑和盲目浪費做了大膽的抨擊。

《柳弧》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其中有不少篇幅對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吏的醜惡面目，做了深刻的揭露。

例如江右某令，不甚識字，凡批文都要幕友代筆，然後塞入大筆管內備用。一日，幕友有急事外出，正逢某令要批文，取筆一看，裏面空空如也。惶恐之餘，不覺惱羞成怒，投筆罵道：「今日我偏不寫，看你等怎樣？」一副無賴嘴臉，令人啼笑皆非。據說，「各省紛紛考官，實因此公而起。」（詳見《傀儡縣令》）

又有某大吏，一向以理學自命，「一日過某處，眷口皆在舟中，忽被竊，大吏大怒，雷動風行，摘某縣頂嚴緝，令大懼。無何，案破。而贓物中有大吏繡花春官褲一條，復有貂皮四腿褲一條，賊堅指為大吏

之物，而大吏之理學遂敗。」（詳見《大吏諸相》）

更有甚者，雲南某大吏荒淫無度，不僅屢屢強占民女以發泄其獸慾，甚至連下屬官員的妻子也不放過，強留署中三日，致使女方自縊而死。其罪惡累累若此，上方却一味庇護，竟然一直逍遙法外（詳見《滇撫淫暴》）。

丁柔克還對邊遠地區武將的飛揚跋扈，做了詳細的描述。如雲南提督何有保「本市井無賴也。後握重兵，連營數十里，尾大不掉。放恣無忌，跋扈不臣，殺陝西巡撫鄧公爾臣（恒），殺雲南巡撫潘公鐸，其餘小官不計其數，皆余所目覩者也。督撫莫敢誰何。」何有保到曲靖府勒索軍餉，「草屨褻衣，趺跏於桌」。許太守僅僅說了一句「無錢」，便險些被推出斬首，幸虧衆人跪求良久，才免遭一死。但人却被無理捆綁，「數日方釋之」。（詳見《何有保》）雲南大亂時，「部選通海縣陳某到省，時總督某在簽室與李太守及武弁何有保三人談軍務。」陳某進見時，只因說了一句「卑職聞雲南之壞，皆係武官混鬧所致」，便被何有保當場殺死。「屍橫文案，血濺書櫥，總督惟低頭聞鼻煙而已。李太守在旁，不覺太息」，何有保便又砍了李太守一刀，「中其鼻」。並反問道：「我還殺錯了麼？」（詳見《何有保跋扈》）何氏跋扈恣虐若此，令人髮指。他「後為其營官戴玉堂烙背而死，數年後有旨戮屍。」也是罪有應得。何有保跋扈恣肆的情況史書記載不詳，丁柔克的這兩篇筆記就更為珍貴了。

凡此種種官場醜態，不亞於一部《官場現形記》，而且還比小說具有真實性。這些人就像一群蠹蟲，侵蝕着封建王朝早已傾斜的支柱，加速了它的徹底崩潰。

與上述昏官污吏相反，《柳弧》中的一些下層百姓的形象，却顯得樸實可愛。如江夏縣擔水夫毛有倫父子，為了幫助一個因貧病而滯留在湖北的陌生人，無私地拿出自己微薄的工錢，又四處求人借貸，終於湊足了陌生人所需的十千錢。儘管當時「署中有叱其謬者，有嗤其愚者，有憐其貧者」，毛氏父子始終不為其所動。（詳見《毛氏父子》）

又有某妓女，身染梅毒，不忍傳染書生，便直言相告。並告誡書生說：「爾等外出人，切不可輕入勾欄院中，如余者不下數十人。」書生感激之餘，要送她一錠銀子。妓女辭謝說：「余奚用此，余不久為泉下人……」臨別，又哭着說：「子勿再來，吾與子來生相見。」雖是風塵女子，但一片坦誠之情，令人感動。（詳見《天津一妓》）

《柳弧》中有些篇章，反映了清末下層候補小官吏的生活境況。如直隸人劉文淇「以供事得巡檢，候補數年無一差。貧苦甚，命其十一歲小女乞食。」他死時，「頭枕一磚，草一牀，身破褂一件。」（詳見《候補微員困苦》）

又有四川人宋超凡，也是鄂省巡檢，冬日無棉，僅穿一件單衣，外罩一「奇壞之巴緞褂」。人問其故，宋大哭說：「卑職已餓三日矣，妻一，子四，女一，三日內皆食紅薯七文而已。」有人賜飯食給他，他反而哭得更厲害了，並說：「其如妻子何？」人又賜給他一千文錢，讓他快去給妻子買食物，他這才「博額而去」。這些候補小官吏正因為無錢行賄，而人又老實，才落得如此悲慘的境地。

另有一些人由於善於鑽營，所以能比較容易地謀得實缺。如某省一位候補縣令「貧困無聊，饗餼

莫繼。」某骨董商乘機對他說：「予有玉鐲二雙，一需銀五百兩，一需銀捌百兩。前日某大吏之如夫人買而未成，君如能送之，則缺可立而待也。」候補縣令「辭以無錢」，骨董商說：「予借與汝，汝到任後，三倍還我可也。」候補縣令大喜，「遂以五百兩者送進。次日，退出，云圈口稍小。令復以捌百兩者進，乃收之。三日後，令得檄委一優缺而去。」（詳見《送鐲得優缺》）敲竹槓的骨董商和受賄放缺的大吏固然可惡，而那個得了優缺的縣令又怎能不加倍去搜刮民脂民膏呢！

丁柔克還蒐集了林則徐、曾國藩、胡林翼等著名歷史人物的軼事，亦頗有價值。由於這些軼事大多採自親歷者，所以比較可信，亦可補正史所未詳。如《胡文忠公軼事》所載：艾樸庵太守言，艾昔日為江夏令，公為巡撫。一日，公呼艾至，問艾讀書若何，有人言爾不通者。艾唯唯。公以一函與之，命艾面作一稿。艾成後，呈於公。公笑曰：「此處不順，此乃白字。然爾現為令，辦事得力，不在乎文墨也。況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俗言曰：『舉人三年成白丁』，何況於爾？爾好為官，吾依然垂青，更勝於甲科也。」艾感泣而退。某處創釐局，民皆閹擊之，委員屢逃入省稟公。公立呼艾至曰：「某處欲設釐局，而民情桀驁，屢易委員而不能立。吾本欲奏辦痛懲，一則恐釀成事端，一則吾不忍遽出乎此。爾能去創立之，則以一年所收酬爾勞，何如？」艾慨諾而去，則扮一客商，與某地之人十分聯絡，終日相好，人皆愛艾之為人。艾見其可為，遂出公牘示之，而告之故。人皆以相好在先，無言而退，而釐局立矣。艾返命告公，公曰：「予早言之酬爾勞也。」艾去一年回省，公問：「宦囊贏餘幾何？」艾以實對曰：「三萬餘串。」公笑曰：「此後須歸朝廷也。」此篇尤能體現胡林翼的用人和辦事作風。

《柳弧》還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有關民俗學方面的資料。如《地諱》記載：「各省皆有地諱，莫知所始。如四川曰老鼠，畿輔曰響馬，陝西曰豹子，山西曰瓜，山東曰膀子，河南曰驢，亦曰頭，貴州亦曰驢，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鹽豆，浙又曰阿猷，江西曰臘雞，福建曰癩子，湖北曰乾魚，湖南曰韶，即薯蕷也，兩廣曰蛇，雲南曰象……。」

又如《白席》所記：「如皋鄉間遇婚祭時，每客喫飯，旁有一人持大號，俟將畢，則掌號以散客，竟有未食畢而亦趕緊出席者。予在某親串家知客數日，每食不飽。後予大怒：『你掌你的號，我喫我的飯。』無不駭絕，以為化外之人。」讀罷令人噴飯。

又如《鄂省馬脚》一篇，詳細記述了湖北馬脚，即巫師的騙人行徑。而令人回味的是這些巫師所供奉的三個牌位之一，竟是太平天国東王楊秀清。

丁柔克讀過不少小說，並自稱曾寫過一部名為《歸鶴瑣言》的小說。雖然我們已無緣拜讀這部小說了，但是我們尚可以通過《小說通病》這篇短評，知道他對中國小說的弊端，還是頗有見地的：「小說書有最可笑，千篇一律，牢不可破者，如《三國演義》等書，則多埋伏兩軍，一軍詐敗而伏軍齊起，遂勝。或劫營則空營，而伏兵亦起。《封神》則破十絕陣必先死一人方破之。實在無人，則空中忽然落下一人。《西游》則妖怪捉得師父，皆不即殺。或請客，或俟徒弟走後方喫，必俟救出而後已。《水滸》則一百八人。如犯罪，或刺死，或監在囚牢裏，或劫法場，弄上山去。《西廂》等書，則必有一丫鬟，如紅娘等人，為之傳書遞柬，必要做詩為勾引。《說唐》、《征西》等書，必要唐王遭難。或御果園，或蓋蘇文，必得

此將來救出。《紅樓》、《牡丹亭》等書，必有一夢。《粉粧樓》等書，則必有一大奸臣陷害忠良，後方得團圓。《再生緣》等書，則必有女扮為男，逃難之事……」上述議論雖然不免偏頗，但也的確擊中要害，對中國古典小說中的程式化、雷同化等缺點，做了比較尖銳的批評。

當然，《柳弧》也有不足之處。如有些事件得自傳聞，與史實不符。有些篇章格調不高，還有些篇幅大談神仙鬼怪，算命占卜，因果報應等迷信故事。作者對此津津樂道，且深信不疑，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局限性。《蛟》、《鶴》、《獅》等篇都很荒誕，缺乏科學常識。還有些議論或失之偏頗，或失之迂闊，也不足取。《禮部書吏》一篇的情節與清人許叔平《里乘》中的《禮部書吏》一篇很相近，懷疑是丁柔克根據後者改寫而成的。除此之外，本書既沒有分類，也沒有篇目，檢索很不方便。

《柳弧》因為是稿本，一向未見著錄，所以我們已無法考察它的詳細情況了。幸虧作者在《柳弧》封面上留下一行「光緒八年七月上浣重編」手蹟，我們才得以知道此書的具體編定時間。但書中有關於中法戰爭的文字，可以證明至少在光緒九年至十一年間，作者尚在繼續增補。另外，作者在《碑帖》一篇中自稱：「此書第七卷中，予有論一則。」可證《柳弧》至少原有七卷，而現在則僅存六卷了。

此次整理《柳弧》，我們盡量保持原貌，僅刪去少數重複的篇章，增加了標點和小標題，以便閱讀和檢索。稿本中缺損字以□表示，錯別字在原字後加「」予以勘正，脫漏字以〈〉補足，衍文以「」刪之。

本書由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部分同志集體整理，宋平生同志擔任主編。參加

整理標點的有顏國維、宋平生、林珊、張海惠、祁小春、田宏等同志。全部整理過程都得到我所顧問張我德先生的熱情關注和具體指導，年逾七旬的張先生幫助我們辨疑解難，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並撥冗審閱了全部書稿。遺憾的是，張先生現已病故多年，不能看到此書的出版了。在此，我們謹以此書獻給誨人不倦，無私奉獻的張先生，聊表我們的深深謝意和緬懷之情！

由於《柳弧》原稿字蹟潦草難辨，又限於我們的學識和經驗不足，錯誤之處在所難免，謹請讀者批評指正。

宋平生

二〇〇二年春

柳弧序

余婿丁燮甫，名柔克，名太守也。家於吳，籍於燕，生於滇，仕於鄂。幼失怙，遭滇回匪亂，奉母氏倉皇遁之黔，遭苗亂；之蜀，逢幘匪；後之豫、之吳，則捻逆髮酋無不遇，誠《石鼓》詩所謂「賊斫不死神扶持」者也。饑流凍走，垂二十年。而南北大軍務，皆以道阻未得與。蹟名場，後至都，有父執某慨助千金，恐隨手散盡，同人復嗾之，遂帶引至鄂。時二十三歲，非其志也。到省一年，丁嫡母艱，解官去。同治丁卯起復，又至鄂。次年得署漢陽府，年廿九歲。數十日即交卸，辦□□□□□□□□□□災民皆得所，此燮甫生平稍愜心事也。燮甫為人美姿□，壯志有奇氣，酒酣耳熱則起舞。思欲效命疆場，順則鴻毛，鈍則馬革，此丈夫事也，天靳之。又無書不讀，目十行，有神童目、才子稱。思黃卷青燈，魏科顯仕，繼書香為先人後，而天又靳之。無已，或在鄂得一實缺，生平抱負可展布，則一郡可大治，而天復靳之。需次二十餘年不能履任，令人齒冷。二十年中，大吏皆優容之，得一差奉母氏免饑寒。丁丑年，燮甫忽大病，就木矣而復生。生則復奉母，真已有榮啟期之二樂，而三樂則不可必也。庚辰，彭芍庭中丞蒞鄂，用人行政，更覺大公，輿論建之。辛巳，檄委燮甫辦沔陽釐務。公事之餘，秋燈黃葉，燮甫因取生平

見見聞聞、奇奇怪怪與夫一切一知半解拉雜筆之於書。書既成，丐序於余。余老矣，優游林下，無復他望，惟祝海宇昇平，堯民鼓腹。變甫毋隳爾志，允宜努力為官為人，以為先人光寵。至於變甫之尊大夫，乃殉於軍營，則忠；變甫事母，則極孝；變甫之妹殉節於其夫，則節烈；變甫之太夫人，則巾幗丈夫，訓子有方，待人則義。語云：「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余知乾坤必無私也。□□□□□，是為序。

賜進士出身誥授通奉大夫兵部侍郎雲南巡撫部院麋陵姻侍生金門賈洪詔拜序並書於武當山麓。

柳弧目錄

柳弧序

柳弧卷一

1 盤古	一
2 禹王	一
3 孔聖世系	二
4 古今之書	三
5 大成殿位	六
6 王陽明	七
7 楊繼盛	七
8 郭柏蔭	八
9 聯押嗟字	八

10 吳帝廟	九
11 大吏奢侈	九
12 河南旅店題壁詩	一〇
13 蓮花洞	一〇
14 前身	一〇
15 孫琴西方伯	一一
16 巧對	一一
17 破承可笑	一一
18 尤西堂聯	一二
19 殉伶	一二
20 劉文清公風致	一二

21 紀文達妙對		一三
22 洞庭君廟		一三
23 劉孝子		一四
24 鍾馗畫驅鬼		一四
25 金氏		一五
26 天下之中		一五
27 總兵狐友		一六
28 故事不顯		一六
29 太湖盜		一七
30 智婦		一八
31 竇建德墓		一八
32 古墓		一九
33 古蹟		一九
34 崇禎帝問卜		二〇
35 海濱取物		二〇
36 異俗		二二

37 五華山		二二
38 建文泉		二二
39 張浚		二三
40 三人好作事		二三
41 僕人求去		二三
42 某中丞		二三
43 紉綉太守		二四
44 白字縣令		二四
45 傀儡縣令		二四
46 徐孝子墓		二五
47 雍進士		二六
48 姑娘龍泉		二六
49 題秦良玉詩		二六
50 題小照詩		二七
51 九府圖法		二七
52 芹菜		二七

53 劉海蟾	二七
54 孟子卒年	二八
55 時忌	二八
56 畫卵	二八
57 懷夢草	二八
58 六壬	二九
59 詩鐘	二九
60 題泰山聯	三〇
61 瑣記	三〇
62 漳河等旅店題壁詩	三三
63 駱賓王	三三
64 蓮的	三三
65 歐陽文忠詞	三三
66 明妃詩	三三
67 某司馬	三四
68 老雞	三四

69 常州孝子坊	三四
70 汪卜	三五
71 以詩答問	三五
72 陽九	三六
73 錶	三六
74 姓	三六
75 沈兆霖	三七
76 燕窩	三八
77 古印	三八
78 宦寺無權	三九
79 做官八股	三九
80 某太守謹慎	三九
81 人名對	四〇
82 化蛇	四〇
83 緬甸人貢人	四〇
84 姚秦覆滅	四一